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明董其昌書　(小傳詳前)

明呂紀花卉翎毛

呂紀、字廷振、鄞人、宏治間供事仁智殿、爲錦衣指揮使、工翎毛、間作山水人物、設色鮮麗、生氣奕奕、時亟貴重、應詔承制多立意進規、孝宗嘗稱之曰、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

大瓢偶筆節錄(續)

按孫淵如寰宇訪碑錄、會稽石刻二世元年李斯篆書、在浙江會稽、元申屠駉摹本、近時所刻、又范氏天一閣書目史部會稽三賦一卷、宋王十朋撰、明南逢吉注、嘉靖二年南大吉序、原鈔本誤作會稽山賦、

秦東門三字、相傳丞相斯書、刻海州馬耳山上、宋中丞求之數年不得、亡弟楚萍於無意中忽見之、明日再往、復失所在、

漢荊州刺史度尙碑、相傳初在北陵東郊、缺裂仆地、大水至、衝入河、或集善水者撓出之、徙於使星亭、不知何時徙沛縣湖陵城牖下、明顧崇善工部出理漕渠、徙置徐州官廨、吳文定公云、殘缺已甚、獨額完、有宋人題識、

按婁彥發漢隸字源碑目第六十三、荊州刺史度尙碑、永康元年立在徐州湖陵荒野、政和壬辰巡檢王當世遷於官廨、劉宗儀立之使星亭、所記與此不同、

介休郭有道碑、中郎隸書舊石、相傳爲一秀才盜去、介休令重刻以應求者、趙子函曰、盩厔王正己再刻、王阮亭秦蜀後記又云、萬曆中郭青螺鈎摹重刻、夫子函正萬曆時人、如果青螺重刻、石墨鐫華、何以不言青螺、而言正己、(接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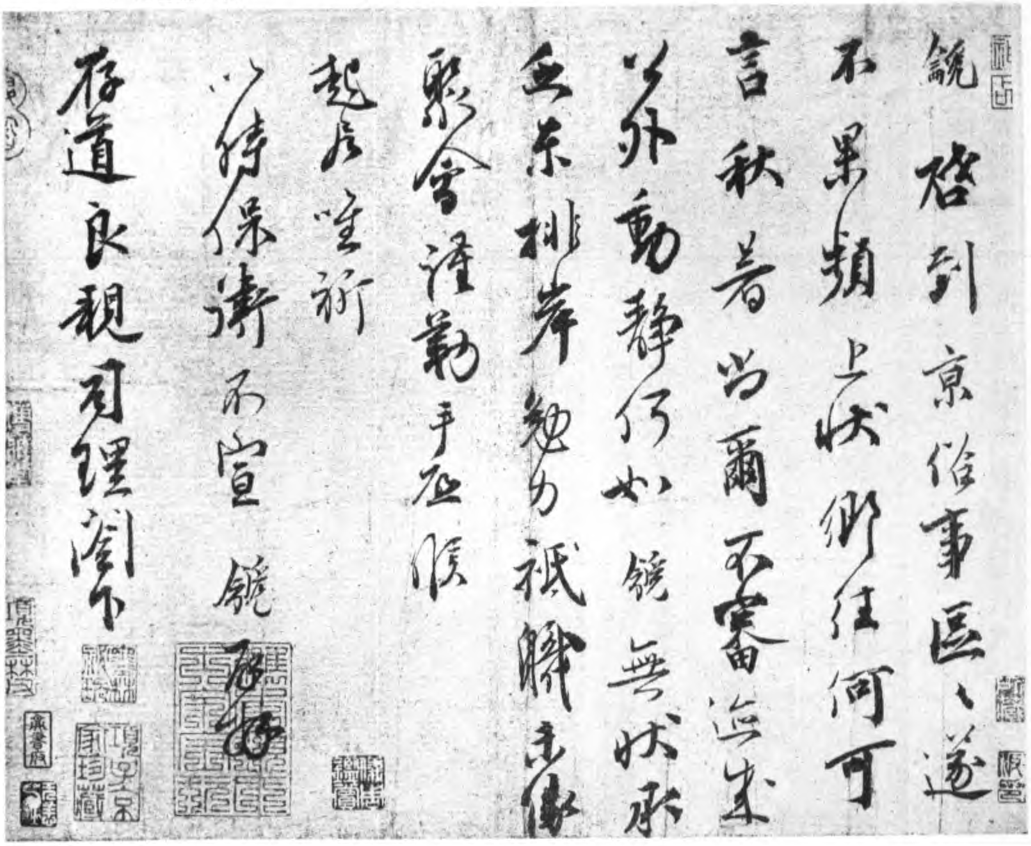
書無多購者從速

吉金箋代銷處　本院精拓商周各代鼎彝銅器製爲吉金箋每盒四組價洋五角信封每五十箇價洋四角此箋紙除由本院出售外兼託清秘閣爲

豈刻者正己、而青螺爲之主耶、抑子函阮亭所傳有一誤耶、或又云、墓前今有二碑、一爲明人翻刻、一爲康熙初白門鄭谷口所臨、余足跡所未至、無從考證、敢問世之往來於介休者、

按范氏天一閣碑目載郭有道碑、康熙三十一年介休令王直重摹、郭青螺重刻、郭林宗碑自跋云、介休王尹正己、訪於汾故家、得舊碑示予、予近過許昌、摹魏受禪文、叅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鐫之貞珉、據此則刻者正己、而主之者青螺、王趙所傳、均無誤也、周武帝時、

宋　邵　餗　書　(宋人法書之一)



邵餗、字仲恭、丹陽人、官顯謨閣待制、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

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特留、乃此碑自宋以來、著錄家皆未之及、知已亡於唐代或宋初矣、今林宗墓前二碑、一爲明人傳山刻、字跡醜惡、殊昧古意、原跋稱碑在南渡前、已不可見、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陋甚、其一爲國初鄭簠所書、皆不足觀、翁覃溪云、家藏別有姜任修本、較傳鄭二刻頗有根據、姜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補桐栢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傳鄭二家杜撰者差勝云、

陶邱謂余曰、漢陽故相吳公正治家、有蔡中郎隸書聖主得賢臣頌四十餘字、書網紙上、後皆帝王跋、自吳大帝、至晉元帝、梁武帝、唐太宗、高宗、止于宋徽宗、此奇寶也、予又烏從見之、

(未完)

宋　夏　圭　山　水　長　卷　之　六　(小傳詳前)

本(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以上九折　六[illegible]

△本刊雙十號以唐盧鴻草堂十志圖及宋人風水二十景兩[illegible]

掌故叢編　前出至第十冊現自第十一冊起更名文獻叢編體例改善材料加多書[illegible]

本院精拓吉金墨本秦漢印譜　本院爲研究學術發揚文化起見精拓各種[illegible]

故宮月刊

明吳彬廿五圓通像之二十三(大勢至法王子)(小傳詳前)

繪事雜錄(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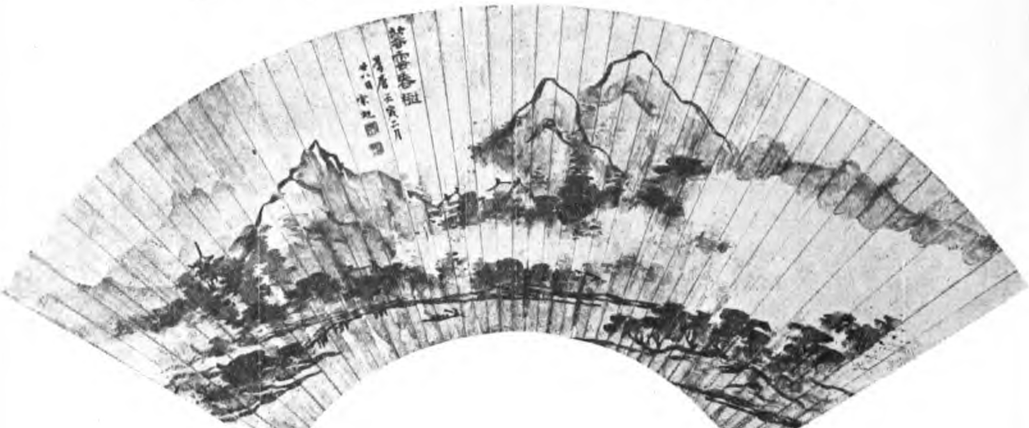
王弇州藝苑巵言(續)

郭若虛有云、佛道人物仕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不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跡、徐熙、黃筌、居寀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此語亦定論也、然人物以吳生爲聖、山水以營丘爲神、由此推之、則仲宋嘗推伯時 、元初必讓子昂 、蓋二君雖不敢凌吳蹈李、而能兼二家之長故也、

(接第四版)

明沈石田山水(小傳詳前)(寶蘊樓藏品)

明宋旭山水扇



宋旭、字石門、嘉興人(圖繪寶鑑續纂作湖州人)萬曆間名重海內、山水巨幅大幛、頗有氣勢、行筆神妙、兼長人物、往往以八分書識款、其論畫云、山水惟李成、關仝、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繼起者稱尚之、猶諸子之於正經也、

河東公主丞印

鼻紐

親晉王印

駝紐塗金

京華印書局承印

本院影印道咸同三朝夷務始末除同治朝第三期尚未出書外餘已出齊共
影印太平清調迦陵音 每部大洋一元二角五
影印宋本推篷寤寐圖 每部一冊價大洋八角

麗景軒

吳李以前、畫家質而近俗、荊關以後、畫家雅而太虛、今雅道尙存、實德則病、

夏文彥之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然則神品即自然矣、唐及五代、絹素麁厚、宋絹輕細、御題畫眞僞相雜、余驗之無不合者、

沈存中云、董北苑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余於二君眞蹟、不能多覩、每閱沈啟南筆、而竊思其妙也、此老不惟隆準、亦時時出藍、

畫家稱大小李將軍、謂昭道思訓也、畫格本重大李、而舉世只知有小李將軍、不得其說、吾嘗於徐封所見小李海天落照圖、眞是妙品、後一入權門、再入內府、聞已就燬矣、大抵五代以前、畫山水者少、二李輩雖極精工、微傷板細、右丞始能發景外之趣、而猶未盡至、關仝、董源、巨然輩、方以眞趣出之、氣槩雄遠、墨筆神奇、至李營丘成而絕矣、營丘有雅癖、畫存世者絕少、范寬繼之、奕奕齊勝、此外如高克明、郭熙輩、亦自卓然、南渡以前、獨重李公麟伯時、伯時白描人物、遠師顧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似于董李所未及也、

偏綜古人之論、則畫家以顧陸爲聖、而以道子爲神、吳生既起、則前有張閻、後有防幹、皆當辟舍、然以昭代格之數子、而在顧陸不失連城、吳生少劣其價、何者、巨壁高障、宜於剎宇、非素室之蓄也、胡神祆像經丈累尋、非雅士之所喜也、怒目掀脣、燄火奔雷、非方內之所賞也、即瓘蠲求祝圖異之徒、畫史流褒、以爲得受業吳門、當稱殆庶、今不唯無遺跡可尋、詢之鑒藏之家、若秋風過耳、了不相入、抑不特此、使摩詰思訓去題而存跡、恐不能勝叔明子久、使中正克明滅欵而論値、必當在伯時吳興下矣、此雖習好成風、探其所由、未可盡非、第未有孔聖之集大成、金聲玉振者也、自元人之擅徽、啟南之振聲、文氏之多助、去俗者別爲鑒賞、喜易者爭務點綴、六法漸湮、可爲浩歎、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一、曲穆爾博士演講世界博物院之比較成績、未滿三日、而本院乃發現一世界各國所絕無僅有之奇績、則院庶務某君、爲駐院憲兵責打軍棍、公開請人參觀督部是也、是日爲三月九日、余正午餐、忽院來急電、謂庶務某君、爲駐在院外之王琦部憲兵拖去、閉戶行杖、余乃急電衞戍司令部告曉滄、請轉憲兵司令撤懲憲兵、一面赶至院中、則某君正盛氣攄案作辭職書、知其傷非甚重、余心少安、而彼見余至、則袒而示余以臀、羣衆圍觀、止之已不可能、然余固不習醫、目亦不辨五色、慰之而已、院中全體職員、俱忿忿紛提若干條件、促余交涉、漫爲開導、考其原因則皆瑣屑細故、積因所致、其咎本不盡在一方、而王琦之憲兵、則上行下效、其荒謬亦可想見、乃致演此怪劇、余亦爲之啼笑不得、結果則憲兵居然撤去、是否果予懲處、則不可知、而某君則居住療養病院若干日、本院供給費用若干、辭職而去、

一、又二日之後、駐院保安隊隊長魏福海、介一白頭宮女求見、稱曾侍珍妃、幽於景祺閣之北三所、妃有金條五百餘兩置彼箱筒內携入、爲瘞於北五所之後牆、願導赴其地、而發掘之、乃與江叔老同聽其辭、似非妄者、乃交常務會議議決、准予發掘、以女爲指導、由院出組、加派軍警照料、其地已在皇城後墻孔道之西隅、旁有矮屋已圮、大樹生於屋頂、謂當時尙未有此屋也、塵土山積、離地平亦已甚高、施工七日、而無所得、女乃廢然而去、遂不復來、

（未完）

麗景軒內部

本院最新出版物 印書無多 購者從速

本院精印民國二十年古物彩圖日曆 現已售罄補印千份每份祇收紙料工洋二元購者從速

故宮特刊 宋秘府舊藏唐人月儀帖精印成冊並有明解縉跋定爲唐人書帖之行間有釋文小字飛動變化宋以後人萬不能爲王夢樓定爲與草書出於一人之手誠寶物也每冊價洋一元二角

故宮書畫集 選宮中收藏最精之巨軸精印成集藉雙十節紀念日發行第一輯此係內府秘珍之尤者世人當以先覩爲快每冊定價二元

史料旬刊 每旬一冊定價大洋四角現已出到第二十四期預定半年十八冊大洋六元五角預定全年三十六冊大洋十二元

射陽先生存稿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本刊 第二十七期至第五十二期 **合訂本業已出版** 裝潢精雅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並希注意